

· 劉先昌 ·

消失的聚落—— 眷村情事

一個時代過去了，徒留下追憶，而這些被拆除的景物與散去的眷戶，再也回不來了。

距今五〇年前的一天早晨，一輛軍用卡車，停在蘆竹鄉老四號眷村門口的馬路上，村子裡的一位伯伯，敲著小鑼，挨家挨戶的叫著：「學生車來嘍！學生車來嘍！」小學生們揹著大書包，手裡還提著飯盒袋，衝出家门，加快腳步往軍車跑去。一個鋁製梯子掛在後車門上，押車的伯伯，伸手把一個個娃兒扶上了車，等所有人都上了車，收好梯子，坐在最後靠門的位置，嘴裡用四川腔叨唸著：「要坐好，頭手不准伸出去，抓緊欄杆，小心掉下去。」車尾吐出了白煙，往空軍基地開去。

經過南營門警衛哨，衛兵揹著步

槍照例繞著軍車巡視一遍，走回崗哨，壓下漆著黃黑顏色的竹桿，讓駕駛把車開進去。經過照相技術隊後，靠著飛行跑道旁的馬路直駛，駕駛抬頭看到半空有軍機要降落，馬上把車停下。兩架F-100戰鬥機以帥氣姿勢陸續降落，落地後隨即尾端噴出了阻力傘，讓飛機減速。車上的孩童，興奮的看著免費飛行表演，吱吱喳喳的談論著在跑道上滑行的飛行員，對揮手的學童也招手回應。

他們上學地方不同於一般小學，而是隸屬於前空軍總部，校名為「桃園空軍子弟小學」。學生全是來自桃園空軍眷村的孩童，父執輩都是基地內服勤的軍士官兵，擔任著飛行、航管、機械修護、裝備、照相技術、修補、通信、氣象、駕駛、警衛、高砲、炊事等工作。由於成員多是由中國大陸轉進臺灣的軍人，以外省成員居多數，其中屬本省籍軍人多為義務役士兵，年齡輕且無養兒育女，所以該校很少有閩南口音的子弟，學校老師倒是閩南、客家、外省籍都有。

由於外省人來臺沒有田產，只有指望子弟努力讀書，將來謀個好職業也就是最大的期望了。

因此，在這個學校的家長都非常支持老師嚴管勤教，在當時打罵教育司空見慣，絕沒有因為打了孩童而家長跑來興師問罪的，反倒是如果老師說放棄這個學生，以後不管不教了，家長便會急忙跑來向老師求情。

學生分別來自以空軍基地為中心的南北眷村，基地南邊這片眷舍座落於桃園縣蘆竹鄉，基地北邊的眷舍在



昔日建國六村的舊址（圖由作者提供）

大園鄉。民國卅八年，甫來臺的軍方將這些日本人留下的營舍編號命名，所以有二號、老四號、新四號、五號、六號、十二號、十九號等名稱，軍士官分屬不同眷舍。以後配合行政區改制，取消了「號」改為「村」，並且冠上具有復興意味的「建國」兩字，於是就成了建國二村、四村、五村、六村等，並以村為單位設「自治會」，後建的「凌雲一村」是有鑑於原有老舊眷村不夠住，蔣宋美齡夫人特別撥款興建，算是比較新的房舍，以後行政區域劃分，統稱這個地區為「大華村」。

這一片南區眷村算是封閉型的區域，它的北邊鄰接空軍基地，除了軍方，老百姓被禁止出入。另一頭靠建國六村，有一條類似產業道路往竹圍，鄰接臺十五線。所以嚴格說它只有一條由一一〇號公路到大竹後，斜轉機場大門——「光華門」，在大坡腳處再轉往眷村的連接道路。早期大竹有一些三輪車接駁民衆，而外人若無熟人帶路是很難找到這一片眷村。

老四號眷村，是機械士官及其家屬住的眷舍，離基地南營門最近，因為飛機修護關係著飛機性能及飛行員的生命，常要日夜出勤，所以飛行出身的長官，把離基地最近、戶數最少

占地較大的眷舍撥給了修護士官，共有卅八戶人家，而「空戰出英雄，地勤一半功」也說明了飛行員與機械士的緊密關係。

五〇年代，「老四號」還是延襲日本人留下的日式木造營舍，長長兩排房子，成T字型，進口有兩片開闔式大門。也就是冬天或下雨時，可以把兩扇大門關上。進去後一個通道，左右各住著一戶家庭，每戶約七坪，屬於丁種眷舍。這種房舍非常簡陋，通道及室內陰暗不說，各屋隔間是用木板，隔音效果非常差，天花板因年代久遠及潮濕，多有脫落，露出木條搭架。頂上的瓦片也因颱風吹刮被掀開，雨勢大時，屋內多會滴水，必須準備容器盛接，屋外風大雨大，屋內滴滴嗒嗒，像是老人在演奏交響樂。而晚上睡覺時，老鼠在各家的屋樑上竄來竄去，像是在開運動會般，一家數口全擠在這個有限空間。屋內最特別的是有一像炕的床，離地很高，除了晚上睡覺外，床下也是孩童躲迷藏的好地方，三不五時還可以從床下撈到一些寶物，或找到久已失蹤的物品。

就在這樣的條件下，每家養兒育女，三五個孩子是常態，八九個娃兒也不稀奇，甚至有幾戶人家，奉了中

國傳統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的古訓，連生了幾個女兒仍不作罷，直到第九、第十個終於生出男孩後才停止，而這位母親幾乎由年輕生到中年，看到她時幾乎都是挺著大肚子，還要招呼大小孩子，其中辛苦自不必多說，但當時的「生產報國」，確也為儲備國力做出了貢獻。民國五十幾年，軍方拆除原有陋舍，改建成磚造房子，院子再圍以竹籬，眷戶終於有了較寬敞和堅固的棲身之地。

大華眷村只有一條小小街道，是在眷村外水利會所屬地上加蓋的房舍，應該沒有任何產權，只是當時沒人管理，這片街道也就存在下來。街上都賣些什麼呢？有一家雜貨店、小吃店、理髮店、女生燙髮店、裁縫店、腳踏車店、冰店、藥店、燒餅油條店、包子舖、茶棚店、五金店——以外省人持業居多。而通往其他六村、二村、凌雲一村的道上，清晨就蹲滿了賣菜的臺籍婦女，也有人在各處溝渠捕了魚拿到這裡販售，時間久了，自然形成了早市，後來擴建成大華市場，貨品的供應倒也能滿足這一地區的需求。

老兵們經過了「一年準備、兩年反攻、三年掃蕩、五年成功」的政策，沒有成家的很多。時間久了，青年

軍人也將步入中年，這時政策鬆綁，於是婚配的人也愈來愈多。本來村子裡只有卅八年隨丈夫一起來臺的眷屬，由於單身軍人結婚，村子裡開始有了本省籍、客家籍以及原住民軍眷，在原本南腔北調當中，又多了臺語、客語及原住民語，至於吃食也不再限於大陸各地風味，本省、客家菜也出現了，使得眷村文化更加多元化。

靠近軍用機場，其景觀及建築自與外地大不相同。首先是近南營門大約數十公尺，有一個高砲陣地。在一處高地上，挖掘出一凹地，以水泥灌漿成型，凹地四周分隔若干區，存放砲彈及裝備之用。水泥基座上置放了一具四〇高射砲，砲口對空。每天上、下午至少會有兩次操砲練習。班長站在高處下達口令，士兵位於固定位置，一面動作一面喊著口令，精神抖擻絕不馬虎。這個陣地，從不對眷村孩子設防，所以沒課時或寒暑假，老四號的孩童們都群聚在陣地外，看神氣的班長指揮操砲，一會兒方位多少，一會兒高度又多少的大聲報出，而兩名操砲手分坐高砲左右，轉動著軸承，讓它忽然升高，又忽然左、右轉，看得這些小孩直呼過癮。

砲陣地當然有一些精神標語，諸如「意志集中、力量集中」、「瞄準

敵機、擊落敵機」等字樣。班部前一只鐵桿高聳，國旗冉冉飄揚在空中。在高砲旁永遠有一槍兵站崗，偶爾也還和這些小毛頭說上幾句話。有一天假日，一位士兵不知犯了什麼錯，班長罰他持槍匍匐前進。大太陽底下一臉的泥汗，袖子、褲子也磨破了。村裡路過的大娘看著不忍向班長求情，班長沒有理會，硬是讓他操了半小時軍紀操後，才讓他起身，這也印證當時軍人是講求「鐵的紀律」，不容絲毫馬虎，但這一幕景象給在一旁的我們留下深刻印象。

另外，在某一個週日，小學四年級的弟弟生日，父親特別放他假不用背書。他逛到高砲陣地邊，東轉西轉的隨處玩，居然在鐵絲網旁撿到一包東西，打開一看有好多錢，馬上拿回家裡。爸爸連忙帶著他及這包錢到高砲班，當面交回這包錢。而當天上午，連隊長官帶了禮物就來家裡致謝。原來這是該班當月薪餉，被一名鬼迷心竅的士兵偷出藏在圍籬邊，想在休假時帶走，居然就被弟弟撿拾到。連隊將他的義行通報學校，在朝會時給予表揚，而且還領了一面「廉潔可風」的錦旗。

第二個景觀是「機堡」，機堡是儲放老舊飛機的場所，設施很簡陋，

就是用水泥築一個地基，周圍再以磚塊砌一馬蹄型邊，上面毫無土石覆被，飛機就露天停在上面，所以稱為機堡。有些名不符實，應該稱為停機坪較妥。這些飛機多為抗日剿匪時使用的螺旋槳機型，基本上已不符作戰需求，所以這些老舊飛機置放在眷村旁空地，而由南營門往機堡的道路正式名稱為飛機疏散道，大約在民國五十年，飛機運走，機堡也廢棄不用了。

第三個景觀是大華村通往基地南營門的道路上裸露著黑色輸油管，直通南油槽。飛機、車輛的用油就靠這些油管輸送的油來補給。有一年車輛撞破了外露的油管，汽油大量流出，軍方得到通報後，馬上派人搶修。大太陽底下，小孩們圍觀看著工人用焊槍修補油管，直視著冒出來的火花也沒人在意，結果第二天起，很多人眼睛都紅腫疼痛，嚇壞了大人，就醫後才逐漸消退。而這些油管，若干年後，全部深埋到地下，再也沒有外露的景象了。

桃園縣以陂塘著名。曾有記載多達兩千四百多個，號稱「千塘之鄉」，主要是為農業灌溉之用。大華村附近至少有四個陂塘，村內人稱之為「大塘」。區分時則以村名冠稱，如老四號大塘、六號大塘等等。在經濟窮

困年代，娛樂項目非常匱乏，這些池塘給孩童們帶來無窮的快樂。當時每家幾乎都會有一、兩個軍車內胎做成的游泳圈，這種泳圈厚實、堅固，在池塘裡載人非常適合。當炎炎夏日來臨之際，下午三點以後日頭較弱，大夥一吆喝就一群毛頭小伙子聚集，也沒有時下的泳鏡、泳褲，一律就是內褲下水。通常都習慣在新四號大塘，大家在放水匣門旁下水，因為那裡的水活動較頻繁，感覺也乾淨些。有人就站在水泥臺上表演跳水，其他人游泳或坐泳圈玩得不亦樂乎。

陂塘也提供給退輔會安置退伍軍人養魚在大塘入口處，建了一排磚造低矮屋舍，約有七、八間，除了供老兵居住外，其他房間就放些漁具、器材。大塘邊有一只竹筏，用繩子拴在岸邊。老兵每天划著竹筏到深水處餵魚，魚飼料有濃郁的味道，在下風處聞到直令人作嘔，但每年到漁獲收成之時，池塘的水被大量放出，魚群被趕進一小塊水域，這時就可撈捕了。捕上來的草魚、鯽魚、大頭鰱及吳郭魚不計其數。老兵也會分一些魚給眷村的人，這時有一陣子會吃到炸魚塊或煙燻魚，味道好極了。

但是也有頑皮小孩，偷了竹筏玩耍，老兵發現後急忙繞塘邊追趕，老

兵窮追不捨，孩子愈不敢划回岸邊，就這麼乾耗著，老兵大概水性也不佳，沒敢下水，最後結局是竹筏划到了對岸，頑童上岸就溜了，但是不出一天，老兵一定找上這家，偷筏的人少不了挨家長一頓痛打。

枯水期時大塘水量減少，露出了小洲，孩童們涉過淺水走上小洲，玩騎馬打仗、摔角、放炮。玩到最後每人都是身黃泥，再跳入水中洗淨，



該區陂塘風貌（圖由作者提供）

拖著精疲力盡的身子回家。而池塘玩水，大人很少過問，好像也有意磨練這些有著無窮精力的青少年。果不其然，每年都有數十名眷村子弟考進三軍官校或是幼校，而各種田野運動，已鍛練好他們的基本體能，尤其泳訓時，下水絕對難不倒他們，當時很少聽到有人是因為體能不及格而被退學的。

桃園空軍機場位置離中國大陸較近，歷年驚心動魄的故事，都與眷村住員們有所聯結，他們也成了歷史的配角。民國五十一年劉承司駕駛米格十五、五十四年李顯斌、李財旺的伊留申型噴射轟炸、七十二年王學成的米格十七都降落在桃園機場，帶來全國矚目的新聞。大華村因位於機場周邊而瀰漫著緊張氣氛；其中伊留申型噴射轟炸機降落時，後座射擊手廉保生看大勢已去，不願投誠就用配槍自戕身亡，第一個到達現場的就是凌雲一村劉姓士官，他收繳了其他義士的配槍，但心有餘悸的說廉拿著手槍，如果對他射擊，他也會成了烈士。

這架轟炸機在拆解網架後，一個深夜由拖板車運出基地，行經路線正是大華村道路。村子事先已接獲通知，晚上不准出來，靠馬路這一排人家，夜半透過窗戶窺視著由憲兵戒備，

無聲無息的載走了飛機，運到不知名的地點。

民國八十二年，發生了世界民航界的奇事。那年，中國大陸共有十架民航客機被歹徒劫持，飛往臺灣桃園機場，有民衆戲稱爲劫機快變成定期班機了。兩岸認定這是危害飛安的嚴重刑事犯罪，於是政府迅速處置，劫機犯全部遣返。而第一個到場處理事件的空軍軍官，就是大華村老四號的子弟，他正是當年拾獲高砲班薪水的弟弟。

最膾炙人口的還是基地內的黑貓中隊。五〇年代起，以美蘇爲首的兩大陣營進行長期冷戰，爲掌握中共的軍事動態，國府與美國中情局合作，由美方提供C-130高空偵察機，我方派遣飛行員深入中國大陸進行偵照，於是以「空軍氣象偵察研究」爲名的三十五中隊於民國五〇年成立，美方在多次勘查全臺各基地後，最後選定桃園爲黑貓隊址。

除了飛行員由各基地挑選菁英外，飛機維護、駕駛、警衛就近挑選。大華村內多名士官入選，爸爸被指定維修美方負責的C-130座機，維護能力被上級所肯定。十三年來，黑貓隊員出生入死，帶回了無以估算有價值的敵情資料，但是在廿五位出特種任務

飛行員中，總計四位被擊落殉職，尚不包括受訓殉職的隊員，兩位身陷中共勞改廿多年，其中張立義與原配離合的傳奇故事在臺灣傳頌一時，也爲戰亂夫妻情義做了最感人的註解。而殉職的陳懷烈士，與爸爸感情深厚，曾把榮獲第一屆戰鬥英雄紀念手錶轉送了他。跳傘被俘的葉長棟，在獲准離開中國大陸轉往美國長住多年後，回國參加黑貓紀念會，與爸爸相見，雙方家屬都參與了久別重逢餐會。

那個年代，基地附近突然多了許多金髮碧眼老外。有時學生專車與騎著自行車的老外擦身而過時，都會大喊：「Hello！」老外也會豎起大拇指打招呼。爸爸也帶著老外到大華村街上裁縫店做飛行外套，讓下班兼差的裁縫發了一筆財富。當老外被邀回家中便餐，全村的孩子都圍過來看，並逗弄他，講「我是大笨牛」、「我是大笨豬」等中文，要教老外說，引起圍觀人的哄笑。吃飯時老外對筷子的有些困惑與笨拙。也對苦瓜炒肉的美味感到好奇，直到見到苦瓜長像才豁然開朗。

當時的美國國力雄厚、物資充沛。每年的聖誕節，黑貓中隊都會舉辦聖誕餐會，所有食品都是從美國本土運送來臺，並邀請黑貓家屬的孩童參

與。餐會從下午開始，小孩們頭一次見到這麼豐盛的聖誕大餐。巧克力、美式餅干、三明治、漢堡、可樂、冰淇淋、烤雞等，也可以隨意看卡通片、打撞球，玩遊戲檯等。餐會中，會有洋人扮成聖誕老人送禮物，也與每位孩童合照，這段經歷，深入孩子的腦海，永遠難忘。

九〇年代，黑貓中隊逐漸解開神秘的面紗，國人才知道在桃園基地有過這麼精彩的故事，爲著臺海安全，一群秘密的從事最危險的任務，臺灣有著安定的生活，桃園機場及其周邊眷村勇士們實功不可沒。桃園基地已完成它的歷史任務，並由軍用機場轉型成爲國際民航機場，大華村也將成爲航空城用地。眷村夷爲平地，景物人事均物換星移，但是當年基地及眷村所代表的一種無畏精神，我們應加重視，把這段歷史保存下來，讓後代永遠知道這段歷史及它所代表的意義。

大華眷村區你還記得嗎？那是我們父母執輩們及二代、三代子孫安身立命的地方，那裡有我們共同珍藏的記憶。它的消逝只是除去建築、消散的眷戶，但不抹去的是我們共同創造出來的記憶。

回去看看吧！